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木兰女传奇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四部长篇小说文册



主编：刘以林

木兰女传奇

著者：无名氏

缩编：闵 敏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殄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吾人生平敬慕协天圣帝，若天地、父母无日不在心目间。凡遇灵迹，片语单词，珍若拱璧。兹得新降马祖所演木兰奇女传，并蒙赐诗寄示。因得与于是书校刊之后。兹导以传奇俗说，而实以忠孝勇烈。

如木兰将军之奇人奇事，相与街谈巷说，皆令人惊心动魄，而激发其志气。有感喟欷歔，而相继以泣者。其为书，探原天人、性命之理；剖示鬼神、幽冥之故；贯通三教玄微之旨；旁及术数修炼家言，外道妖邪之术，总显出一忠、孝、勇、烈之奇人奇事，以引人于道。盖其用意至深远矣。木兰将军忠孝勇烈之气，千载如生。非独为闺阁之英奇，实足以愧须眉而使其振奋也。

第一回 朱若虚孝悌全天性 朱天锡聪明识童谣

古乐府所载木兰辞，乃唐初国师李药师所作也。先生负经天纬地之才，抱治国安民之志。晚年修道，炼性，登仙，故能识奇中奇人。此奇中奇人即朱氏木兰也。

木兰，女，年十四，孝心纯笃。亲衰而病，适军令至，遂女扮男装，代父从军。十三年而回，无人知晓。又能居丧如礼，舍命全真，岂非奇中奇人？

木兰祖父朱盈川，名若虚，道号实夫。若虚天性至孝，善事父母；勤俭持家，和平处世；春耕秋读，不数年，竟至巨富。隋文帝下诏求贤，屡举孝廉。若虚只推亲老，不肯应诏，实恶杨素、宇文文化及专权用事者也。惟爱日惜阴，以事父母。一日母宫氏谓曰：“汝兄伯祥，将婚而逝。三年后，汝父祷于木兰山，蒙天垂佑，方始生汝。予昨夜复梦汝兄形状，醒来精神恍惚。”其父曰：“夜梦死人，为病先

兆。”若虚跪而言曰：“今兄长见梦，莫非欲求其后乎？”遂以长子天锡继兄之嗣，永承兄祀。光阴迅速，若虚父母相继而亡。若虚守孝三年，未尝见齿。乡党宗族，无不称其孝焉。

到了炀帝登基之日，大赦天下，令府县官员举荐孝廉。西陵县县令杨廷臣，孝廉出身，当日接谕后，便要取几个有才得意门生，出示晓谕地方。

不到半月，杨知县接有数十张名帖，一一拣着。见若虚名字，心中想道：“他孝悌无亏，才学有余，今日有意为官，倒是个得意门生。”遂出示，限十日，各秀士到衙中面会。

却说若虚是个超群拔萃的豪杰。平生抱负，一筹未展。于是用心教子，将平生所学，口口相授。二子亦心心相印，不数年，成文武全才。

一日，若虚在家看书。家人李福手拿金简二封，上前说道：“本镇千户李二老爷说是来与员外贺喜的。”若虚暗想：“必是来保举孝廉，要我应诏的。”于是同二子迎接，到中堂叙话，命家中治酒相待。主客边饮边谈。李千户道：“员外幼学壮行，理宜出仕。今新主登基，举行孝廉，兄之前程不可限量。”直吃得月从东上，方才散席而去。

若虚回至书房，谓二子曰：“今日二公前来，推荐我做孝廉。我所以慨然不辞者，实有两桩心事。

一者闻朝廷任用太傅伍建章、韩国公韩擒虎两大臣，二人倒是忠心为国。我且进京，看他用事如何；二者闻越王府中有一幕宾李靖，凡自京都来者，无不称其人品。我到京都，试看其名实相符否。”长子天锡道：“叔父进京，当见机而行，看新王动作如何，切勿贪图仕进，致后日生退悔。”天禄道：“今观先帝遗诏，父亲不必进京。”手出抄稿，送与父看。略曰：

朕今连日喘嗽，势不能起。窃思皇太子，宽厚有余，刚断不足。不若次子才德兼优，钦贤礼士。皇次子定北征南，树奇功于天下。诸皇戚国亲，内阁众卿，毋负朕意。

若虚观毕。天禄又道：“以先帝之明，早应令群臣奉次子陛下，如何先帝龙驭归天之后，始出此遗诏？以儿之见，其中必有不测之变。父亲宜迟缓一二年，再求仕进。”若虚想了一会儿，曰：“吾儿所见极是。但吾年逾四十，岂甘与草木同朽？”天锡又道：“近日童谣，父亲闻之乎？童谣云曰：

唐棣花开李树上，占尽春光造化长。

逐水杨花空荡漾，红日偏不照山阳。

这四句童谣，首二句，是说唐国公李姓，将来必受天命。第三句，是说杨氏，国祚不永。末句是说，唐公居于山西，非山之阳。父亲切不可饶幸富贵。”若

虚点头称善。

过了数日，里长领两个公差求见若虚，请若虚即日到衙中面试。若虚安排妥当，到了试期，来到衙中。知县依典面试，再命其以各种书法默写经文。午未之后，各人缴卷。

过了三日，杨知县看案上之名：朱若虚，李延吉，王龙，陈益脩，李怀玉，刘有光，杨辉，窦建柱。这几位各具门生帖子，齐见衙门，谒见父师。

知县又限日期，引孝廉上府看验。师生九人，一路唱和赠答，十分忘形。次日，到了黄州，换了公服，谒见府尹。知府王玖，向日是越王一个亲随，素与杨知县不和。闻他特送孝廉验看，命他带众秀士一齐进来，问曰：“这都是你取的孝廉么？”廷臣答曰：“卑职采访真切，皆是实行实学。现有试卷、花押、履历为证。”府尊曰：“今日权退，明日再到辕门听候罢。”却说得声色俱厉。可怜杨知县有兴而来，无兴而回。正是：

鸡群嫌鹤立，浊水混明珠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回 竇忠怒击虎头牌 朱盈梦会痘神女

却说杨知县见府尊意思冷落，鼠窜而回。进了公馆，各个无言。次日早起，用了几样点心，又引着八人，到辕门听候。只见众人，围作一团，口称：可惜，可惜。知县喝开众人，只见虎头牌高挂。上写道：

黄州府正堂王 为西陵县知县杨廷臣

轻忽国典，冒纳虚士，本府已经申详，差赵义、燕青，押住公馆，不许回署，俱候上宪批文发落。

八名秀士看了此牌，惊出一身冷汗。齐道：“我等累及父师，如何是好？”惟有竇建柱，字忠，情性刚愎，怒气冲冠，伸手向柱上取下虎头牌，击于石上，大骂：“不受抬举的狗官，冒昧申详，妒贤慢士，有失朝廷重意。我等一齐向武昌节度使衙门，代父师伸冤。”一路骂上堂来。那看的百姓因知府平日

贪酷两全，公报私仇，亦骂个不止。

却说这知府有个异父兄长王砮，在衙内外，称其大老爷，今日见兄弟详了杨知县，遇窦忠大骂，带着家丁，出来厮打。见众怒齐发，不敢动手。又见窦忠与他的家童俊俏端庄，雅致不凡，王砮暗暗称奇。于是使小童打探出，窦忠的大哥乃开封府节度使名建德；二哥乃太子少保、吏部左侍郎。吓得王砮毛骨悚然，向王玖如此这般说了一遍。王玖对王砮道：“此事非曹师爷不可。我私去见他，他必有开解之处。”于是坐小轿，开后门，至关王庙。见了曹师爷，下了一礼，分宾主而坐。问曰：“曹师爷知今日府中之事否？”答曰：“知之。”王知府道：“小弟前来求教，望师爷指示。”曹师爷沉吟片刻，道：“王公今日申文，是旱路，还是水路？”知府道：“是水路。”曹师爷道：“尊驾急令衙役划回，赶回文书，我自有道理。晚间弟必有佳音回报。”知府拱手称谢而去。

曹师爷即打点停当，往西陵县求见杨知县。杨知县曰：“卑县碌碌庸才，有劳师爷下顾，实出望外。”曹瞻道：“杨老夫子德洽民心，小弟缘分浅薄，未得趋承教益，恨甚，恨甚！但小弟前来，兼访窦府三老爷。”

知县即命窦忠出来相见。二人叙礼毕，窦忠

道：“今日先生屈驾，不知何以教我？”曹瞻道：“弟在京都，与令兄大人莫逆。小弟今来邀个人情，弟已劝王公赶回详文。请杨老夫子并诸位孝廉公到府中，彩觥谢过。”宴忠见曹瞻挥扇之上有临的右军书法，借过细看，是兄笔迹，遂不敢怠慢。

曹瞻起身：“今日之事，要看我薄面，恕过了罢。明日我等，好去开怀畅饮。”杨知县道：“凭曹先生吩咐了就是。”曹瞻道：“王公说过了的，明日彩觥赔罪。”宴忠道：“我们也不吃他的酒，也不进他的衙门，就到先生寓所来，候先生罢。”曹瞻道：“最妙，最妙。”曹师爷自去府堂报喜。次日与知县欢呼饮酒不表。

过了二日，知府传杨知县进衙，慰以好言，就发八角申荐文书，又每人赠仪程银子五十两。八位孝廉方进府叩谢。王知府设酒饯行，催促八人进京。

再说朱若虚回至家中，拜别家人，望京都进发，只带李福做伴。正是岸花飞送客，檐燕语留人。主仆二人在路上行了五六日，看过数县风景古迹。一日行南阳地界，询及土人，离城只有五十余里。若虚思进城歇息，策马加鞭。大约行了三十余里，看看江日西沉。忽望见一个老人跨着青驴，纶巾羽扇，飘飘若仙，后面跟着两个青衣童子。若虚欲上

前问路，但赶之不上。转过几处，到了一个乡僻所在，过了月池，见八字门楼，上书“痘母祠”三字。李福将门一叩，内中犬吠不休。须臾，走出一中年尼僧，问道：“客官何来？”李福抢答：“我们有事要进城，偶然失路，烦大士指引。”尼僧道：“官人要进城，如何从小路来这里？此处离城还有四十里。”若虚道：“卑人欲在宝塔中借宿一宵，可容纳否？”尼僧道：“歇息尽可，款待却无。”若虚道：“卑人来得造次，不见喝叱足矣。”命李福带马进庙，先拜圣神，次向尼僧施礼。举目各处观看，见两廊外另有一座小小客堂，横书“小洞天”三大字。壁上字迹淋淋，近前一看，上写道：

良夜伊何静，香残许自烧。无心怜客恨，有意惜春宵。市远难沽酒，思繁强品箫。青云何处去，叫客独伤凋。

三元居士李靖题

春夜夜何在，醉卧仍复起。月色照庭馀，徘徊吟不已。问我何所思，霄汉横秋气。披衣觉露滋，空阶滴疏雨。性情万古同，莫逆称知己。

李靖再题

李靖再题

若虚看罢，连声称赞不已。从尼僧处打听得知李靖五年前曾遨游至此。心想：进京后，定要拜访此人。夜色渐深，尼僧掌灯，催他主仆二人进堂安歇。

睡至二更时分，若虚心犹不寐。将交三更时候，忽听钟鼓齐鸣，箫管沸耳，举目看时，不觉身已置外。只见痘母娘娘坐在殿下，对两边吩咐道：“把张七姑唤进来。”两凶汉牵一娘子跪在阶下。娘娘怒道：“痘疹有常例，以象十二数。尔如何迟延日数，索人酒食，妄示灾祥？”命左右杖八十，再请旨发落。左右将那女子打得惨不可睹。若虚不忍，上前求情。娘娘立身道：“今看朱先生之面，暂且饶恕。”娘娘吩咐青衣掌灯，引客到客堂，拜茶。两旁人设，一一退出。

娘娘道：“这女儿本富家女，嫁往婆家，贫无活计，他尽出妆奁，贸易而富，礼待公婆，情顺丈夫。百年之后，上帝封之为麻痘正神。前村杜氏二子患痘，因触犯了他，他就迟延日期，使二子顺症翻为逆症。予另差正神调回症候。又念他前功不可尽弃，今趁官人在此，加杖责他也是谅官人必来讨情的。”

朱若虚听了，方才心定。拱手问曰：“娘娘乃何代人氏？有何功德，居此上位？”娘娘道：“我是尔前世妻，何氏女，名静贞。”若虚益发愕然。娘娘道：“尔前世贪取仕进，宦游忘家。予十八岁适汝，不上一年，汝就出门，至二十八年始回。予劳碌成病，公婆皆老。汝见家贫亲老，妻病无嗣，方悔悟。竭力

操作，不上一年，予病亦痊，连生二子。汝与余藜藿自甘，少有所积，即买鱼肉供亲。如此八年，公婆相继而亡。居丧三年，未尝缺礼。百年之后，上帝封予南阳麻痘正神之主。汝因名心未化，故重游人间，不久亦当回神位也。吾昨日命人迎汝至此，以期冥会。”

不一时，三四女童，排列酒肴。娘娘道：“人之生，只有三神，元神、识神、尸神。天命之性，灵而不昧，静而不躁，好善恶恶者，谓之元神。开发知识，思虑运动，佐元神理事者，谓之识神。”若虚道：“敢问何为尸神？”娘娘道：“人生之后，浊秽之气，化为尸神。汝元神未能为主，尸神未能绝灭，故不能解脱人世也。吾在世时，未能潜修至道，元神、识神不能合二为一，算不得性、命双修，难还清阳真境。”

若虚问道：“如何为性命双修？”娘娘道：“曾子三省，颜子四勿，皆是尽心。尽心即是修性，到斯时也，心如明月，念若止水，永入清阳真境，才算得出劫神仙，性命双修。”若虚又问道：“承娘娘指示，性命双修，我当从何处下手？”娘娘曰：“圣人曰：‘心无欲念则空，心有主宰则诚。’吾子深明儒术，何须下问？”若虚听了这片言语，跪下道：“卑人不愿进京，就在此修道若何？”娘娘道：“汝英气太锐，此回进京，雄心壮志，自然消尽。宜早回家，潜养心性，

此地不宜久居。”若虚道：“娘娘这般清凉圣境，如何不可久居？”娘娘只是长叹不言。又嘱道：“官人回家，切不可从此地经过。”若虚再欲问时，忽听鸡鸣数声。娘娘道：“请官人回寓。”女童引路，娘娘降阶相送。南柯一梦，梦中言语，切切在心。

霎时天明，尼僧鸣鼓烧香。若虚连忙起来望神圣再拜，就在庵中用了点心。取出五两银子，送与尼僧，道：“卑人在此，吵扰一夜。这点微资，以做神前香烛之用。”尼僧双手接过：“前日小尼静坐，观心入定时，见本庙娘娘催我往别处安身。因无半文，不敢远行。今日得此厚赠，小尼愿再生报答而已。”若虚道：“汝就何处安身？西陵若何？”尼僧猛悟：“三年前，李靖相我之面，说四十五年，我命犯迁移。卜《易》，留四勿批辞，有西陵二字：

地火明夷第几爻 批云

挥金逢义士，举趾入长安。西陵可驻足，添油续命丹。

若虚看毕道：“李靖真乃诸葛一流人物。”遂取文房四宝，手书一封给天锡、天禄，命他二人收留、安顿尼僧。他主仆二人望西而行。尼僧收好行李，向东而行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三回 入龙宫凡夫行雨 酬茶恩义士封尸

却说李靖，生于隋文帝之时，京兆乡中李家村人氏。字青莲，又名药师，道号三元道人。幼喜读书。父亲早逝，母亲刘氏，勤于纺织。李靖勤于采薪，贫苦自守，分毫不敢妄为。一日，奉母命往洛阳探亲。时洛阳大旱，李靖中了暑气，多亏“往来茶社”老姬施些茶水，兼绿豆粥汤，方才好些。问曰：“请问妈妈这里到洛阳，还有多少里路？”老姬道：“还有四十余里。”李靖道：“茶钱饭钱，一共多少？”老姬道：“贫婆姓庞，中年失偶，膝下无嗣。在此施茶，以修来世，不敢受钱。”李靖作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晚生以一礼为谢。”就辞了庞母，背了包袱，望大道而行。

行了二十余里，见一座杨林，干得枝枯叶落。李靖即就阴凉之处打坐纳凉。坐了半个时辰，拿起